

不散的年集

□王纯

孙犁在《画的梦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年集就是新年之前的集市。赶年集和赶庙会，是童年时代最令人兴奋的事。”多年里，村中的年集都是最热闹的，也最令人难忘。

年集到了，乡间小路上人山人海，大人领着孩子，老人相互搀扶着，大家在路上兴高采烈地打着招呼。远远就听到鞭炮声、小贩的吆喝声、讨价还价声，集上已经是鼎沸状态了。人们的脚步更快了，生怕买不到合心意的年货。孩子们几乎都奔跑了起来，冲向那个热闹的海洋。

集上简直是盛况非凡。沿街的小摊一字排开，一直摆到村口。卖鞭炮的噼里啪啦给大伙放起来，一边放，

一边自卖自夸：“瞧这二踢脚，响声震天！”人们揶揄着：“再放一挂鞭，听听响声。”卖鞭炮的爽快地答应了，又是一阵噼里啪啦。卖衣服的花花绿绿的衣服高高挂起来，姑娘媳妇们试穿着，互相打趣。卖吃食的大声吆喝着，年糕、棉花糖、瓜子、花生、香肠、猪肉，还有鸡鸭鱼，吆喝声音调各异，仿佛一曲多声部的大合唱，唱出了繁华和喜庆。锅碗瓢盆、桌椅板凳，也一字排开，过年了要买新的。卖年画的摊上五彩缤纷，洋溢着浓浓的年味。各种年画，风景的、人物的、戏曲的，应有尽有。年集，就是一幅生动的“上河图”，内容丰富，规模盛大。

我的父母一向节俭，唯有年集那

天，慷慨起来，给姐妹们一些零钱，他们自己也一趟趟往集上跑。父亲早早出门赶集，一会儿工夫，便喜洋洋地满载而归。他买了鞭炮，还买了几只小凳子，刚把东西放下就说：“咱家还得买一张新方桌，我这就去！”母亲收拾好家里，也带着我和妹妹赶集去。我和妹妹嚷着买好吃的，她就给我们买糖葫芦、糖瓜，之后又领着我们去买帽子。母亲带着我们几乎把集上的小摊都转遍了，把每一顶帽子都试了一遍，就是不买。我有些着急了：“妈，赶紧买吧，要不然一会儿散集了，就买不上了。”母亲不急不缓地说：“这年集啊，散不了，天黑都散不了呢！”一天的工夫，我们在集上跑了好

几趟。大家的目的，除了买年货，好像更多的是为了感受年集的气氛。多热闹啊，人欢马叫，让人觉得日子那么红火。

到了下午，该买的都买了。年货堆了一堆，衣服鞋帽，床单被罩，都是新的，看上去花红柳绿。天都擦黑了，父亲突然说：“我看对门三红家买的年画挺好看的，我也再买一幅去。”我说：“爸，散集了吧，别去了。”父亲笑咪咪地说：“这年集啊，散不了！”说着，哼着戏词出门了。

年集那天，是一年中最为繁华热闹的日子，也是村人们收获的日子。人们辛勤地劳作一年，就是为了去赶一场不散的年集。



赁摊子往事

□李继发

我的家乡地处黄河南岸、京杭大运河以西的鲁西南，而且是一个较大的集镇。这里每月逢一、四、六、九都是集日，每年腊月下旬的年集，热闹程度更是平时的几倍或数十倍。

故乡集市的骡马市、柴草市、鸡鸭市、牛羊市、鲜鱼市、布匹市、绸缎市，市市相连；演剧的、耍猴的、舞龙的、踩高跷的、跑旱船的、扭秧歌的、卖糖人的，应有尽有。特别是年货市场，更是琳琅满目、异彩纷呈，卖灯笼的、卖春联的、卖蜡烛的、卖滴滴筋的、卖烟火的，排满了“两山夹一庙，紧靠无影碑”的东大街。尤其惹人动心的还是鞭炮市，鞭炮摊设在东西大街与南北大街交叉处，长有二里地，卖鞭炮的有来自河南的、河北的、山西的、安徽的，这些南来北往的鞭炮客商为了招揽顾客，就需租用临时用木板、桌子、凳子搭成的货摊，这就是当地人俗称的赁摊子。

一到赶年集，赁摊子也就成了我们这群小伙伴创收和获得几包鞭炮的天赐良机。

设置摊位，是需要提前几天就进行筹划设计的，要准备好桌子、条几、长凳、方凳或门板、床板、船板等板材；如若天气不好，还要准备铁锹、扫帚、筐篓、小推车等清雪工具。有时为选定一个好的摊位，往往要提前几天就去选占摊位地段。每到集日的头天晚上，往往一夜不能安睡，或和衣而卧眯一会儿眼睛。有时准备就绪后，刚睡下，又惊醒了，恐怕睡过了时间。那时，没有钟表，确定时间的唯一依据是公鸡的鸣叫。鸡叫头遍，便急急忙忙翻身下床，扛着木板，搬着凳子，摸着黑从村北的家中向镇南的东大街走去，天漆黑漆黑的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，真是盲人骑瞎马，夜半临深池。有时摔倒了，爬起来，再走。当我走到时，小伙伴们也

先后赶到了。搭摊位是要互相帮助、互相配合的，先摆上长凳，再横上木板，然后固定结实，再放好桌子、摆好凳子。有时天上还飘着雪花，大家也全不在意。

东方渐渐出现鱼肚白，赶年集卖鞭炮的客商陆续来到集市，经过反复协商、讨价还价，鞭炮商和小伙伴才达成使用摊位协议。随着天渐渐放亮，鞭炮市场上的人越来越多，大人孩子熙熙攘攘，最多的是放假的学生，他们大多是来凑热闹的。

越到中午，鞭炮市场越是热闹，卖鞭炮的主人站在摊位的最高处，一手拿着长长的放鞭炮用的竹竿，一手拿着鞭炮，大声叫喊着，介绍他的鞭炮的好处，说到兴头上，便点燃放上一挂。震耳欲聋的声响，立即引来无数的顾客，摊位前顿时挤满了买鞭炮及看热闹的人。越是这时，越是卖鞭炮的人最忙活的时刻，这时小伙伴们

也自然加入维护秩序的行列。你方放罢我登场，一波鞭炮响声未尽，另一波接着开始燃放，噼里啪啦，震耳欲聋，一浪高过一浪，鞭炮声、叫卖声、叫好的欢呼声和喧哗声，一直持续到午后。

太阳偏西一竿子高，赶集的人才慢慢离去。卖鞭炮的老板才想起为他跑前忙后陪伴了一天的摊主人，一边吩咐伙计收拾摊子，一边付给摊主一天的摊位费。有时是几包用红纸包好的鞭炮，有时鞭炮卖完了便付给三角或五角钱。我们这些小孩子，忍饥受冻一天终于换来了回报，全身的劳累荡然无存，心里感到美滋滋的。

几个年集下来，不但自家过年的鞭炮有了，有时还可有一部分送亲戚朋友。更重要的是，还解决了春节后新学期的书钱和学费。如今数十年过去了，仍不忘孩童时代赶年集赁摊子的往事。

故乡的年戏

□马亚伟

故乡的年戏，热闹而隆重。戏台搭起来，整个村庄都欢腾了。

大人孩子们奔走相告：看戏去喽！看戏去喽！到那时，年才真正有了年的味道。年戏是最能聚拢人的活动，村里几乎是全民参与，连八九十岁的老人都穿得暖暖和和，到戏台下来看戏。乡村简陋的戏台，撑起一个绮丽的空中楼阁。才子佳人，王侯将相，水袖如云，走马灯一样，从戏台上锵锵晃过。

戏台下，男女老少伸长脖子，侧头的，点头的，张大嘴巴的，摇头晃脑的，拍手叫好的，密密麻麻一片，脸上是沉迷的喜悦哀乐。小孩子骑在大人的脖子上，鼻涕泡僵在风里。冰糖葫芦、棉花糖等各种吃食，也增添了几

分热闹。午后温暖的阳光大片大片铺开，温暖而安适，人便在饱满的光线里心满意足地眯起了眼。

我和小姨都是早早拿着凳子去占最佳位置，我们坐在前面看，后面有站着看的，还有踩到凳子上看的。小姨的对象也来了，他一会儿给我们买糖葫芦，一会儿给我们买炒花生，“鞍前马后”地“伺候”着。直到小姨说：“行了，坐下看戏吧！”他便坐在小姨的身边，一边看戏，一边看小姨。他的手还会偷偷牵一下小姨的手，然后两个人甜甜密密地笑。我一直觉得，乡村戏台下，是滋生爱情的地方。戏台上，才子佳人，传情达意；戏台下，青年男女，卿卿我我。就像现在的年轻情侣喜欢在电影院度过恋爱时光

一样，当年的戏台下也是农村年轻人的“爱情电影院”。

我的视线穿越了一片黑脑瓜，看到戏台上。眼睛里霎时缤纷起来，舞台上旖旎的长襟水袖，背景里缤纷的秀阁绮窗，多么美啊！敲着耳鼓的，是各具特色的唱腔，生旦净丑，各有风味。我最喜欢俏生生的花旦，举手投足，活泼泼，机灵灵，惹人爱！花脸的唱腔有慷慨的气韵，痛快淋漓。还有优雅美丽的青衣，唱腔婉转悠长，极为动听。

我的母亲曾经唱过几年戏，我从小耳濡目染，也非常喜欢戏曲。听！戏台上唱的是《大登殿》，王宝钏十年寒窑，终于拨云见日。“端端正正，正正端端，打坐在金銮……”演员的演唱字正腔圆，非常有感染力。高潮之时，

台下叫好声响成一片。她的表演更加卖力了，完全沉浸在自己塑造的角色中。

我的兴趣更在于戏台上偶尔会出现的“奇幻效果”。我忘了是一出什么戏，戏台上喷出一阵烟雾，闪过几道亮光，一只蚌就变成了一位漂亮姑娘——蚌精。那个年代，这样的场景无异于如今的“豪华大片”。整个戏台因此变得瑰丽梦幻，让人充满了无尽的想象。乡村戏台，仿佛是天上宫阙，演绎着另一个世界的悲欢离合，神奇而生动。

花花绿绿的戏台，有板有眼的唱念做打，热热闹闹的人群，都那么让人怀念。我多想再回到故乡，在故乡的戏台下，看一场年戏。